學蔀通辨

學蔀通辨總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蔀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辨者以異說重爲之蔀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蔀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蔀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力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廼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

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為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既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為蔀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蔀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辨也建為此懼廼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辨專明一實以抉三蔀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

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辨庶幾由此無蔀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真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于左

嘉靖戊申孟夏初吉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氷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屛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顚倒錯亂顚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眞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辨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徵義𠬝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學之歸也此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驟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逿辨之意云

序目畢

學蔀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鵞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旣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𢌞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氷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

之録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晩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晩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録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柢在

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辨陸續編之辨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

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

也惑者乃畢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辨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剪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僧宗杲著崇正辨宋建安胡寅

著慈湖遺書宋慈溪楊簡著鶴林玉露宋廬陵羅大經著草木子元括蒼葉子奇著居業錄國朝餘干胡居仁敬齋著白沙集新會陳獻章著荷亭辨論東陽盧格著篁墩文集道一編並休寧程敏政著陽明文錄傳習錄並餘姚王守仁著象山學辨南海霍韜渭厓著困知記泰和羅欽順整菴著其摘引單言者書目不列止見本文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辨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爲朱陸異同之辨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

周衰降爲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屬非一然其爲說尚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磨西來傳禪其明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嗚呼禪佛之近似已足以惑人而况重以象山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爲說益精益巧乎又况重以篁墩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爲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塗言塞也

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鄙也孰意近年又為道一編諸書所塗成三重部邪建無似寃心十年著成此辨晳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為禪說之所亂尊朱子不使為後人之所誣撤豐部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尚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蔀通辨前編卷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

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

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

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

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晩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

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畧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

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朱子文集

按此記爲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

熹奉覲遺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朱子文集

朱子此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

為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巳與象山猶未相識君之何得為晚合得為晚年定論邪其顛倒誣誑莫斯為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洶洶遂為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澈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

正之意同者賁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攷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叔京墓誌 陽明何得槩指為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

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篁墩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已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爲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蔀大畧可覩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

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

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輙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

實理自然都使不着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
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
咎耳 並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
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
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
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
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
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

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

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即劉屏山子翬也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

亂眞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亟反之象山則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陸所以爲早同而晚異耳好事者乃欲移朱子之早年以爲晚是誣朱子終身爲禪而不及也不亦悖哉

安心覓心出傳燈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按象山與鄧文範書云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恰

似覓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王陽明詩云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其言皆本傳燈錄羅整菴困知記云近時以道學鳴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整菴此言實彈文公案切中其病矣

按程篁墩道一編謂朱子晚年深悔其支離之失而有味于陸子之言王陽明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此等議論皆是矯假推援陰諱取勝皆是借朱子之言以形朱子平日之非以著象山之是以顯後學之當從陽雖取朱子之言而實則主象山之說也陽若取朱子而實抑朱子也其意蓋以朱子初年不悟而疑象山晚年乃悔而從象山則朱子不如象山明也則後學不可不早從象山明也此其爲謀甚工爲說甚巧一則即朱子以攻朱子一則借朱子以譽象山一則挾朱子以令後學也正朱子所謂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也嗚呼敝也久

矣象山以改頭換面之術蔀障天下已數百年矣
篁墩輩以顛倒早晚之術蔀障天下又數十年矣
今欲一旦辨而明之誠不自量姑盡吾心焉耳韓
子曰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
也蘇子曰我知之不以告人其名曰棄天愚雖不
肖敢不惟不仁不信棄天之懼乎

學蔀通辨前編卷上

學蔀通辨前編卷中

此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甲午孝宗淳熙元年朱子四十五歲陸子三十六歲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何如耳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恐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先生常談

徒竊憂歎而已朱子文集

此二書猶未會象山時所答

乙未淳熈二年朱子四十六歲陸子三十七歲

五月呂伯恭約陸子及兄子壽會朱子于鵝湖論學不合各賦一詩見志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趾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

高處眞僞先湏辨若今朱子續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陸年譜

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是以子壽後五年卒朱子祭之以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許而於子靜日益氷炭云

子壽名九齡

十二月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於文字之間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

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王陽明採入定論止此）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畧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删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稿孟子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

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朱子文集

王陽明節録此書入晚年定論其欺弊有三此書在既會象山之後論孟集註未成之時何得爲晚其欺弊一也刪去學庸緣此修過以下者蓋定論序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思改正而未及故於此刪去修過之由以彌縫其說也譏人以爲未及改也其欺弊二也亦刪去子壽兄弟以下者以譏陸之故而特爲諱避也考定論一編凡譏及陸學處皆刪去惟一二稍稱陸學處則不刪其欺弊三也

只看陽明錄此一書便有許多弊篁墩陽明專挾朱子手書驅率後學致後學亦以爲彼據朱子手書不疑也此權詐陰謀不合用之於講學

又按張敬夫卒於淳熙庚子先朱子之卒二十載朱子答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朱子文集

按文集此書全文乃有爲之言因人而發者道一編乃節錄以證朱陸晚同王陽明因取爲晚年定

論亦是譏人全書云向來疾證來書以為勞耗心
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
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
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
學問之道至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
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
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
身之意哉其全書首尾如此蓋為子約耽書成病
而發而因戒其讀史之癖耳非以讀聖賢之書為
無益也今篁墩陽明删去首尾欲使學者不知其

爲有爲之言而槩以讀書爲無益者不亦誣哉朱
子答汪尚書謂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本不與克己
同塗並轍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
爲已援道一定論二編之弊大率類此故類著之
丁酉淳熙四年朱子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成朱子年譜
年譜云此書雖成於是年其後刪改日益精密至
學庸章句則成於淳熙己酉時朱子年六十矣行
狀亦云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大學中庸尤所加
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焉茲言尤
明白可按王陽明固不可誣爲早歲所著之書傳

習錄爲中年未定之說定論序欲盡廢之而行已
說矣
或曰陽明作定論序謂朱子晚歲大悟舊說之非
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集註
諸書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爲舊本之誤思改
正而未及陽明所據信然耶曰此陽明捕風捉影
誣前誑後之深也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即朱
子早年答何叔京書語也舊本之誤朱子初無是
語也朱子續文集答黃直卿有向來定本之誤之
語陽明編寘定論首篇爲序文張本然此語非爲

著書發也按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詳此書蓋論教人之事說教人定本文意甚明朱子嘗云聖人教人有定本又下文謂教人須先立定本正同此陽明何得矯假以為悔集註諸書之證也哉又按朱子正文集亦載此書但此句止云此是向來差誤無定本二字其非為著述尤明陽明編定論不採正集而採續集亦乖

近日常州秦尚書作廖大宰中庸管窺序謂嘗聞朱子晚年頗病章句支離自謂向來定本之誤方欲改而未及其見諸黃直卿張敬夫問答等書可考也愚按近日士大夫不知陽明之欺遂據信以爲實然而疑朱子者類如此近時學者意見與朱子不合者必詆爲早年之說未定之論其偏皆作於此此誣不辨誣前惑後之禍不知何時而已愚爲此究心痛辨爲考亭訟冤

庚子淳熙七年朱子五十一歲是歲陸子壽卒象山年譜

按朱子先答林擇之書有陸子壽兄弟近日頗肯

向講學上理會之語王陽明採爲晚年定論朱子
祭陸子壽文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道一編
序首以證朱陸晚同其弊不獨以早爲晚尤假子
壽以遮蓋象山也蔀障多端辨不能盡
辛丑淳熙八年朱子五十二歲陸子四十三歲
二月陸子訪朱子于南康朱子帥僚友諸生與俱至
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陸子爲講論語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書于簡自
爲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云

呂伯恭與朱子帖云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須是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

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朱子文集

按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譏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按朱子又嘗答呂伯恭謂子靜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辭說此語尤深中其病云

癸卯淳熙十年朱子五十四歲陸子四十五歲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

又别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已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年譜去年秋除國子正是年冬遷敕令所删定官據此書在辨無極前五年正是中年疑信相半未定之際後此所以排象山之失者方日深道一編乃指此書爲朱子晚年信取象山輔平相倚誤矣

五月朱子表曹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壽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貫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

未悟之間狠猖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
者耶此其脫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朱子文集

前書似信而此表尤疑疑信相半未定如此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
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
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
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
故深以自咎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
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
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

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懷不滿 朱子文集

朱子因門人競辨之過故作此書以解之平日自任之云蓋如象山之意而言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也或乃指此爲朱子晚年尊陸之證誤矣

乙巳淳熙十二年朱子五十六歲陸子四十七歲

朱子貽陸子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

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嶺帶來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去年冬上輪對五劄因錄寄朱子而朱子答之亦疑信相半如此葱嶺在西域

朱子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

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朱子文集

建昌指象山門人傅子淵蓋子淵江西建昌人象山所亟稱者而亦朱子所深闢者二家氷炭自此始矣

丙午淳熙十三年朱子五十七歲陸子四十八歲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

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朱子文集 象山年譜

按象山是年冬始奉祠還家此時猶在朝而書有丐外之請也象山年譜載是書於是年信矣子淵偏處甚害事即前與劉子澄書所稱是也

按道一編採此書為朱陸晚同又自注云或疑書尾尚持異同之說然觀朱子於此既自以支離為病而陸子與傅子淵書亦復以過高為憂則二先

生胥會必無異同可知惜其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矣竊按此書乃朱陸異同之始後此方氷炭日深二家請集班班可考篁墩何得爲此捕風捉影空虛億度牽合欺人也趙東山論朱陸亦云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抑朱子後來德盛仁熟使子靜見之又當以爲何如也即同此一種見識蓋未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没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説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

合欺人之弊柰何近世咸加據信而莫能察也惜哉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其罪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筆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使遇

君子當如何議罪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深慰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藴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

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兇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

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朱子文集

按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正與前答陸子所謂子淵去冬相見與劉子澄所謂建昌說得動地語同答劉公度趙幾道書語意皆同二家氷炭實始于此所謂未盡見底藴未免私嘗雎阿如

前答項平父書是也厥繳紛競辨容恐不能極論如答諸葛誠之書是也冷淡生活觀後編所載象山此道甚淡等語可見

通按朱子於象山自甲辰乙巳歲以前每去短集長時稱其善疑信相半自丙午丁未歲以後則於象山鮮復稱其善而專斥其非絕口不復爲集長之說其先後予奪分明兩截此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也至此答程正思諸書則其早同晚異之故也蓋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嘗唯阿時稱其善也迨中年以後朱子見道

益親始大悟禪學近理亂真之非晚年益覺象山
改換遮掩之弊自此乃始直截說破顯然攻之矣
此朱陸始同終異之關要愚故表而出之
通按朱子年十五六時已究禪學馳心空妙者二
十餘年而後始覺其非朱子年四十五六時方識
象山疑信相半者亦十餘年而後深覺其弊嗚呼
甚矣此學之能蔽惑高明而難於辨察也而況後
世之士乎朱子於禪學謂其始未嘗一日不往來
於心謂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於陸氏謂被
渠說得遮前掩後謂雖知其非而未免有私嗜之

意嗚呼甚矣此學之能鼓惑高明而難於舍棄也
而況後世之士乎向非朱子克永厥壽則終爲所
鼓惑而其爲非爲弊誰則明之朱子嘗謂某講學
幸而天假之年又謂呂與叔惜乎壽不永某若只
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觀此信矣
通按朱子之學有二關焉有三節焉有三實焉上
卷答薛士龍諸書爲朱子逃禪返正關此卷答程
正思諸書爲朱陸始同終異關此二關也朱子早
年馳心於禪學中年私嗜於象山晩年併排禪陸
而一意正學此編三卷乃三節也後三編則朱子

晩年排禪排陸明正學之實此二實也學者察此
二關三節三實無豊蔀之患矣

學蔀通辨前編卷中

學蔀通辨前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朱陸晚年氷炭之甚而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丁未淳熙十四年朱子五十八歲陸子四十九歲

五月朱子答陸子書云税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内外精粗之别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閒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很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伋相去遠

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朱子文集

按象山年譜自去年冬得旨奉祠還家學者輳集故此書有脫駕已久學徒四來之云也此朱子晚年攻陸切要之言道一編乃列爲早年氷炭差矣

戊申淳熙十五年朱子五十九歲陸子五十歲

正月陸子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畧云公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於氷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

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斷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有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當分之矣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

無所致敬郡侯錢公憮然撤而新之以時祠焉余竊所敬歎象山文集年譜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朱子文集

按象山文集年譜載荆公祠記俱明言淳熙戊申道一編乃指爲初年氷炭顛倒早晚矣嗚呼早年

者以為脫歲脫歲者又以為早年誰料篁墩著書

從頭徹尾顛倒欺誑稱荆舒者王安石先封荆國

公後追封舒王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

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象山文集

按王安石為相首變法度引用兇邪實一人可以

喪邦而其三不足之說則又一言可以喪邦者遂

使靖康覆亡中原淪於左衽之禍安石階之也言

之痛心纖人乃為立祠象山又從而為之記盛稱

其美重為諛墓之辭分過於人曲為庇鄉人之計

朱子譏其昏昧偏私誠切中其病矣乃自謂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將誰欺乎
是年陸子改貴溪應天山為象山建精舍講學與學
者云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
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通疏象山年譜
陸子嘗謂人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
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象山行狀
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象山語錄

按象山論人如此其得失明矣究象山志趣專尚曾點凡其胸襟高灑不拘小節類於點者卽以爲通疏而取之至於文理密察矜於細行與點不類者卽以爲蔽錮而不之取故夫深詆伊川而推譽李白輩以此也

朱子曰陸子靜看伊川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不識金耳

朱子語類

象山詆伊川猶陽明詆朱子大率儒禪不相合也

曾祖道曰頃年嘗見陸象山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

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語類

按語類此乃象山没後祖道追述之語以類附此

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為綴為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持敬而尚點狂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朱子答歐陽希遜書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

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老佛也

朱子文集

曾點見得大意而行不掩卒終於狂學者如何可學曾點之狂流爲莊周莊周之變遂爲禪學矣

四月陸子與朱子書畧云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欸於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此言殆未可忽也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

人之書所無有也象山文集年譜

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嘗詆太極圖說之非朱子先已辨之矣至是象山復爲之申其辨而朱子答之各有二書全文各數千言不能悉録也姑撮著其畧如此

十一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朱子文集年譜

十二月陸子答朱子書畧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

字揞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尊兄所謂真體不傳之秘及逈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象山文集年譜

己酉淳熙十六年朱子六十歲陸子五十一歲

正月朱子答陸子書畧云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逈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况今雖偶然道着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朱子文集年譜

按朱陸辨無極歳載二家年譜並同道一編乃謂此辨在二家未會面之前而咎朱子年譜置鵞湖既會之後爲失其次於是以辨無極諸書列於鵞湖三詩之前定爲首卷謂以著其異同之始早年未定之論篁墩一何誣之甚也按象山首書謂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云云其叙述先後極爲明白不待別加考證而早晚已曉然於一書之中篁墩列此書於編首而於此豈有不知分明自欺欺人而已然道一編雖欺而人則不知其欺也篁墩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後學無不宗信

也於是修徽州志者稱篁墩文學而以能考合朱陸爲稱首矣按閩臺者稱道一編有功於朱陸爲之翻刻以廣傳矣近年各省試録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近日縉紳有著學則著講學録序中庸管窺無非尊陸同朱羣然一辭矣至席元山之鳴寃録王陽明之定論則效尤附和又其甚者矣古云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篁墩分明以一人手而掩天下之目矣若今不辯則其誑誤天下後世將何紀極愚讀書至此不勝憤慨爲此寃心通辨嗚呼愚之爲此豈朱子在天之

靈有以啓其衷而使之自其誣於萬世耶
按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辨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爲之掩匿耶又按象山年譜刻本今亦有二一在潼州一在撫州皆近年陽明門人刻撫本頗多增飾與潼本小異併記于此
陸子與陶贊仲書云荆公祠堂記與答元晦二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甚明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公理常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陸子與邵叔誼書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其復書又加明暢併録往幸精觀之 並象山文集

矜悻自高象山一生氣象自是如此

朱子與邵叔誼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所與左右書渠亦録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

惟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渠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知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畧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爲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朱子文集

無極之辨冰炭極於此

二月序大學章句三月序中庸章句 朱子年譜

年譜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始序之按二書雖序於是年然後此尚復修改不輟大學直至垂没改定誠意章乃絕筆傳習録因論格物之說與其禪見不合乃誣爲朱子早歲所著而未及改矯誣莫甚矣

傳習録門人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文公於此反有未審何也陽明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門人

曰晚年之悔如所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干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按陽明此節即與定論序文相表裏無一句一字不顛倒錯亂誣前誑後至謂朱子不知先切己自修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是詆誣朱子一生無一是處自朱子沒後無人敢如此詆誣自古講學者書無人敢如此顛倒撒誑昔尹和靖有言其爲

人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何所不至也嗚呼可畏哉

陸子答胡季隨書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仰鑽之力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　象山文集

此書本與答論王文公祠記同爲一書實出晚年

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一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

胡達材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朱子曰這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

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
我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分明
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並朱子語類
朱子謂他說到那險處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
處說起來象山一生講學是用此術象山文集篇
篇是此弊朱子又嘗謂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
常是兩頭明中閒暗即此也此象山遮掩禪機被
朱子晚年看破杲老宋大慧禪師宗杲也
壬子光宗紹熙三年朱子六十三歲陸子五十四歲
正月陸子知荆門軍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章講義

云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象山年譜

按講義全文凡千餘言因辨皇極二字而止録此

朱子曰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朱子語類

朱子皇極辨曰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皇建其有極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朱子文集

按漢儒以來皆以大中訓皇極象山講義承謬踵

謬至朱子始一正之發明精切有功前聖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喻讀之憫然季隨學有
家傳又從南軒之久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
所動今乃果然乃曰纔涉思惟便不親切又曰非不
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
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
說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且將大學中庸論孟近思
等書子細玩味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
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

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朱子文集

自欺浮說為人所誑等語皆是指象山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諭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審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竪說誑嚇眾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朱子文集

按項平父與胡季隨皆嘗惑於象山者故二書皆謂爲人誑惑虛度光陰也范甯議王弼考之通鑑謂其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遺風餘俗至今爲患其罪深於桀紂朱子引此其闢象山深矣

朱子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李時可問仁内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

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

朱子因與萬正淳論集義云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内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别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今陸氏只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内若别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

是乃告子之說 並朱子語類

自卷首至此皆二家氷炭之言首荆公祠記之辨次伊川人品之辨次曾點舞雩之辨次濂溪無極之辨次顏子克己之辨次皇極講義之辨次孟子義外之辨凡此數辨皆所謂直截說破顯然攻之者也

按陸子嘗云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能添一些觀此言則朱子與萬正淳之所論者信矣真一告子也其視聖賢之好問好察若無若虛氣象

何啻天淵

十二月陸子卒于荆門軍朱子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年譜 朱子語類）

按陸子壽之卒朱子痛惜之爲文以祭象山則無

按朱子嘗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既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撤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如何只此卒哭之後便撤

几筵便非孝子之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
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荊請罪之語
今錢君之論雖無子靜之薄而其所疑亦非也按
象山年譜淳熙四年丁繼母鄧氏憂此書朱子晚
年因事追論也即此一事而見子靜薄親忤兄咈
諫遂善其過深矣此子壽之所以為降心從善而
子靜真一告子較然與或乃混合二陸苟為彌縫
惡乎可
癸丑紹熙四年朱子六十四歲答詹元善書云子靜
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

胡呼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

朱子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並朱子大集

按朱子攻排陸學之言出于象山沒後者甚多但語中無明證者今不盡載詳具後編

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春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朱子文集）

按閣記卽下文稽古閣記是年因蔡季通之請爲象山門人許中應作者稱陸氏者象山既沒爲古人方稱氏也（凡稱陸氏者倣此）道一編乃以爲出于早年氣盛語健之時編在初焉氷炭之首顛倒欺人至此可駭嗚呼大學首戒自欺而篁墩務爲欺君子

不欺闇室而篁墩特著一書以欺天下推此其平生心術可知矣無怪乎主考鬻題爲言路所劾逮繫詔獄而遂愧恨以死也豈鬼神惡其積欺而降之罰與愚也不得從言官後正其欺於朝廷願從野史後昭其欺於汗簡則亦有不得已焉耳弘治己未程敏政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昶林廷玉劾其賣士下獄問黜舉子十餘人罷敏政未出京卒

王陽明與門人書云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以解紛耳然士大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

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愚按陽明此書自喜其謀工說巧能惑一時士大夫矣自矜其智術又高於篁墩矣蓋道一編猶並取二家言語比較異同陽明編定論則單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語篁墩蓋明以朱陸爲同而陽明則變爲陽朱而陰陸耳正如昔人明以儒佛爲同而象山則變爲陽儒而陰佛意猶是也嗚呼薪變

至此益深益妙務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于禪視諸以儒佛朱陸爲同者有比較牽合之迹其蔀深矣意蔀障重重日新月盛何營掃蕩使不爲士大夫之惑耶

九月朔朱子作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者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

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教授許君中應建閣既成因予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云云 朱子文集

按朱子早年學專求心而此記乃深譏求心之弊朱子之學早同於陸而晚異於陸莫明於此矣

按今天下學術議論兩途只爭箇蔀與不蔀不察篁墩之蔀則朱陸晚年契合察其蔀而究其實則

朱陸晚年冰炭昭然灼然矣不察象山之蔀則陸學爲孔孟察其蔀而究其實則陸學爲禪爲佛昭然灼然矣予奪懸殊好惡南北所爭只此耳嗚呼蔀障之患古今天下何事無之内而朝廷外而百司刑政之間何往無之然彼特蔀於一事一時而象山篁墩則蔀障天下後世其禍不知何時而已朱子嘗謂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正以一時之害輕而歷世之患重區區是用究心此辨耳

朱子答周南仲書云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旣

否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説愈巧而其爲害愈甚（朱子文集）

此言尤深中象山師弟及近日篁墩陽明諸人之病下者流於管商指陳同父輩也同父名亮浙東永康人時亦自豪其才罵雋流輩志於事功號爲永康之學朱子亦嘗與之往復論難無異於象山焉嘗謂學者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事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嗚呼

可見夫實自任之心矣

庚申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子卒年七十一

年譜

按朱子一生惓惓以訂釋經書辨明雜學爲己任此二者正其上承孔孟下開來學有大功於世者也自程篁墩造爲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視朱子平日所以辨排雜學者皆爲覆瓿自王陽明有朱子定論之作而視朱子平日所釋經傳皆爲蕪言嗚呼二氏何苦好誣朱子耶此編之作天使余正二氏之誣昭朱子之實破禪陸之惑也

或曰吾子所論固公是公非鑿鑿皆實矣然得無傷于訐直耶傷于好辨好勝耶曰此誠逵之戇癖也逵平生惡人爲欺每讀史至小人欺君誤國顛倒是非誣害忠賢處未嘗不爲之痛憤悼恨扼腕太息欲顯其寃而無從讀道一編諸書亦然是故著爲此辨以顯考亭之寃申儒釋之辨明朱陸之實以告天下後世勿爲所欺惟恐其辭有未盡辨有未明不自知其爲訐直爲好辨好勝也韓子曰君子得位則思死其官不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其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嚴

滄浪亦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白張膽而言使其辭說沉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謂二子之言知言君子固有以諒我矣嗚呼今天下皆尊信陸學而吾獨排之今士大夫罔不擴信道一編而吾獨辨之以管窺而妄議道學以幺麼而僭論前輩則區區固亦無所逃罪故嘗慨然曰知我者其惟此書乎罪我者其惟此書乎

學蔀通辨前編卷下終